

2025年第21期新闻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导致非洲欠发达



本期新闻稿中的艺术作品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艺术部为我们5月的汇编《非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浮士德式交易》创作。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5年初，苏丹的债务与GDP比率**达到**惊人的252%。这意味着该国的公共债务总额是其年度经济总产出的2.5倍。不难理解苏丹为何陷入如此困境：正如我们在上周**新闻稿**中所述，该国几十年来一直深陷冲突，严重破坏了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任何可能性。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苏丹——资源最

丰富但家庭收入和财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代表了非洲大陆正在发生的情况。截至2022年，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平均债务与GDP比率为60%，从2013年的30%翻了一番。债务负担的增长令人震惊。

非洲的债务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偿债**成本**每年达1630亿美元。2023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达到11.4万亿美元，是2004年2.6万亿美元的四倍。这种非同寻常的增长已经在68个低收入国家中的30多个国家**引发了**债务危机。不断膨胀的债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发展：

1. 由于违约风险增加，进一步的信贷变得非常昂贵，通常只能通过商业贷款机构获得。非洲的商业债务总额现在占其外债总额的**43%**——是2000年的两倍多。
2. 高额偿债限制了财政灵活性，迫使许多政府削减教育、医疗、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支出。在许多非洲国家，这导致了全面的紧缩措施：2022年，22个国家**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的支出超过了医疗支出，其中6个国家的偿债支出超过了教育支出。高债务负担最终导致紧缩措施，进而导致经济收缩。

只有少数非洲国家能够免受危机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们人口较少且出口高价值商品。其中之一是赤道几内亚，人口180万，每年**收入**51.3亿美元（主要来自原油和天然气出口），债务与GDP比率为31.3%。另一个是博茨瓦纳，人口250万，每年从钻石出口中**获得**53.3亿美元，债务与GDP比率为27.4%。



《非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浮士德式交易》（2025年5月）是研究非洲（Africa）经济危机影响系列汇编的第三部（第一部是2023年4月的《生存还是债务：新殖民主义的束缚与非洲对替代方案的探索》，第二部是2024年11月的《新自由主义如何利用“腐败”将非洲生活私有化》）。这个三部曲系列由高级研究员格里夫·切尔瓦（Grieve Chelwa）和我撰写，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由因卡尼图书出版社（Inkani Books）以扩展形式出版，并附有详实的导言。

该系列论证：

1. 殖民时代使非洲大陆的财富和人民陷入贫困，数百万人被俘虏，带到美洲，残酷地沦为奴隶。当非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赢得独立时，它们根本没有国家资源或私营部门掌握的累积资本来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
2. 试图积累国内储蓄并从社会主义阵营借款进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如殖民统治者故意忽视的大坝和电力系统）的非洲国家面临暗杀（1961年1月刚果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和1961年10月布隆迪的路易斯·鲁瓦加索雷（Louis Rwagasore））和政变（1966年2月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
3. 新殖民主义体系构建世界经济的方式迫使非洲国家低价出售原材料；从西方跨国公司获得微薄的特许权使用费；为进口成品（很多情况下是能源）支付高价；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商业债权人借款以弥补预算赤字；支付高额偿债费用；在IMF的要求下实施紧缩计划；然后陷入似乎永恒的债务螺旋。
4. IMF及其各种相关机构（如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向脆弱的非洲国家政府施压，要求其通过关闭监管部门进一步削弱国家能力，降低自身与西方债权人和跨国矿业公司谈判协议的能力。国家能力萎缩意味着该国人民——以及整个非洲大陆——在新殖民主义结构内谈判的权力更少。



在我们最新的汇编中，我们展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大陆的新政策与旧政策如出一辙（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2023年10月的汇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压榨巴基斯坦**》中所讨论的）。在汇编中，我们简要总结了建立非洲金融机构的持续努力，如非洲中央银行（African Central Bank）、非洲投资银行（African Investment Bank）、泛非证券交易所（Pan-African Stock Exchange）和非洲货币基金组织（African Monetary Fund）。建立这些机构的目标日期已经过去，但对它们的需求仍然保留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的**2063年议程（Agenda 2063）**（2013年制定）中。我们

还通过围绕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辩论来论证非洲大陆的区域主义。没有简单的灵丹妙药。在汇编末尾，我们考察了塞内加尔的案例，以了解维护主权的国家面临的挑战。当该国由迪奥马耶·法耶（Diomaye Faye）领导的新进步政府审计向IMF报告的数据并显示其中一些数据有误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回应是暂停塞内加尔18亿美元的信贷便利。现在塞内加尔该怎么办？法耶（Faye）政府将在6月份重新与IMF接触。我们在汇编结尾问道：“塞内加尔是否会开辟其他道路，还是注定要在困扰全球南方国家数十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紧缩议程中艰难前行？”



疫情前一年，我从乌干达的恩德培（Entebbe）机场飞往靠近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边境的基索罗（Kisoro）镇。一位名叫卡滕德（Katende）的向导和我开车前往穿过布纳加纳（Bunagana）镇的边境，M23叛军组织（3月23日运动（March 23 Movement），由卢旺达支持）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边境一侧驻扎。我们穿过乌干达西南部美丽的绿色山丘，到达了基本荒废的城镇和荒凉的边境哨所。曾有讨论要升级边境哨所，因为两边有大量货物过境。但现在，由于持续的战争，能看到的只有几辆自行车，经常被懒散的警卫和海关官员挥手放行。



通过卡滕德，我和一些在一家叫做duuka的小店（来自印地语dukan，由在过去被称为dukwallas的印度商人带到乌干达的这个地区）周围闲逛的人交谈。在这家店里，我遇到了一位经常带着刚果民主共和国货物过境的老年商人。什么样的货物？各种各样，有时也有钻石。她的名字叫苏比（Ssuubi），说卢干达语。她说了些让卡滕德大笑的话。我问是什么。他拿过我的笔记本，写下了她说的话：*Akakonge ak'omu kkubo. Bwe katakukuba magenda, kakukuba amadda*。然后他把笔记本递给我，上面写着：“如果路上的小树桩去时没有绊倒你，回来时就会绊倒你”。我怀疑苏比在谈论走私和海关警卫。但也许这只是对生活的反思，尽管参与钻石走私，命运仍让她处于贫困的核心——这里的钻石如此便宜，但到达海湾国家和安特卫普（Antwerp），最终到达世界各地高端珠宝店时却如此昂贵。

苏比仍会留在duuka买果汁，吃包装餐，站在阳光下等待看是否安全过境，然后与另一边的M23枪手打交道，找人卖她的钻石和其他东西，走回来，尽量不被绊倒，最后，几乎不要钱地把钻石卖给一个会把它们带到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口的经销商，在那里它们将被运出非洲。参与其中的人——在地里发现钻石的人、卖给苏比的人、苏比本人，或从她那里购买并带到蒙巴萨的人——都没有获得财富。当船只停靠在海湾国家或安特卫普，并找到将要抛光钻石的人时，资本才开始积累。在此之前，伴随着珠宝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是贫困，那些这样做的人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这就是非洲财富及其被盗窃的现实。这就是债务负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议程背后的真相。

热忱的，

Vijay